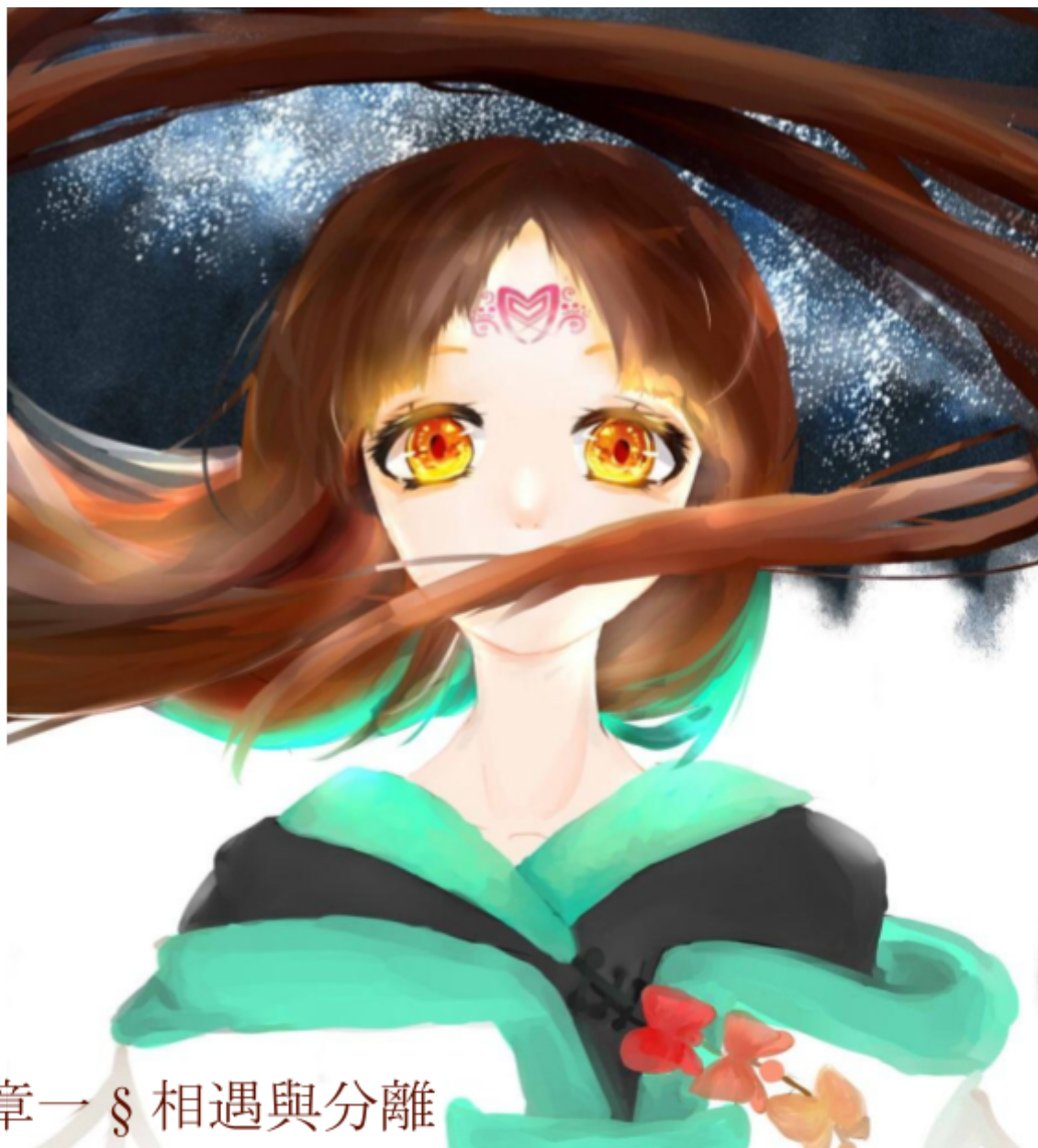




章一 § 相遇與分離

作者

含笑中 ◆流彧

寒珀中 ◆嵐田

楔子

我是從那個夢走出來，
上千萬條銀絲線緊緊纏繞著我。

夢迴之人，

迴夢之處。

我在鏡子看見我自己，
卻不是綻放同樣的花。

我在那個盡頭等你，
輕輕揭開那迷茫漠然的黑紗，
琵琶響了，桃花落了，故人遠了，炊煙斜了，
那端，
便是我們生命的起點和終點。

第一章 相遇和分離 (寒珀)

與你相遇的這份奇蹟，我永遠都不會忘記.....

我永遠記得，那是個飄著雪的寒冬。

白雪在風中交織成一片潔白的細網，輕柔的鋪蓋在大地上。北風颯颯的奔馳著，狠狠的蝥著我凍得發紅的面頰，緊抓著衣領，我忍不住打起哆嗦。佇立於白茫茫的荒野，唯有遠處的森林在雪中迷幻的像是海市蜃樓，我甚至不確定正要前去的地方是不是也只是雪中的幻影。雪花吻遍我裸露在外的每一吋肌膚，伸著雙手，想要抓住那些結晶，然而晶瑩的片片細雪卻在我手中漸漸融化，**美好的事物總是稍瞬即逝**，我望著手中殘留的水珠，無奈的甩甩手，呵著氣繼續在廣大的雪地上留下我小小的足跡。

遠遠的傳來交談的聲響，看向聲音的來源之處，一群似乎是富貴人家的人們浩浩蕩蕩的前行。其中，領頭的是一位白白淨淨的女孩子，身著天空色的長裙，外頭罩著丈青色的披風，白裡透紅的雙手抓著衣領，雙頰也凍的發紅，嘴邊掛著甜甜的微笑。那女孩在雪中顯得格外不真實，我是指，美的不真實，夢也似的，嬌弱的身影在雪中飄忽。我睜起雙眼，想要看清在紛亂雪花中的她，不由自主的，一步一步朝著她的方向前行，那感覺就像是被她牽著線似的，終於，我來到了她面前。

于嗟鳩兮，無食桑葚，我的心也像是醉了一樣，被眼前這女孩迷的醉了。輕柔的褐色長髮平分成兩邊，梳結成對稱的環，相對垂掛於兩側，用梅花造型的髮簪裝飾，而剩餘的長髮則在空中飛舞。她純淨的樣子好似雪中的精靈，我的雙眸就是怎麼也離不開這女孩... ..。

「公子？」那女孩微微偏頭。

「阿... ..失禮了。」被那輕亮甜美的嗓音喚醒，我頓時發覺自己有多麼的不禮貌，連忙低頭謝罪。

「不要緊。」女孩輕輕笑了笑。「倒是... ..小女想請問公子... ..我臉上有什麼嗎？公子怎一直看著。」

「不、不是的，姑娘誤會了。」我慌亂的揮著雙手，雙頰因羞愧染上紅暈。「是、是姑娘太美了，我忍不住看得出神了... ..」小聲的道出心底話，撇開眼不敢直視對方。

「欸？」

兩個孩子在雪中，羞羞澀澀的低著頭沉默良久，白雪覆上他們的髮，唯有身旁的隨從看著兩個孩子可愛的舉動而輕聲笑著。

「敢、敢問姑娘尊名貴姓？」良久，我終於鼓起勇氣開口問道。

「小、小女張韶華。」

張韶華！不會是井南那戶大名鼎鼎的張家千金吧！

「張姑娘可是井南張家的千金？」我的語氣情不自禁的上揚。

井南張家，是京城內大名鼎鼎的有錢人家，……

「是的。」韶華似乎不以為意，接著問道：「小女該如何稱呼公子？」

「張姑娘可聽聞過言家？」不知道父親的名聲有沒有這麼大呢。

「公子所言可是言駑薩一家？」

「是！正是！想不到張姑娘聽聞過我父親的名字。」

「公子可知道薇薇姑娘？」韶華似乎很興奮得樣子。

「是，薇薇正是我母親的化名。」

「诶？薇薇姑娘是公子的母親？」

「小、小女非常喜歡薇薇姑娘。大概是小女六歲時，有一次和辦完事的父親到繁花樓歇息，薇薇姑娘體諒我們舟車勞頓，便命繁花樓裡其他姑娘們為我們備酒菜，自己則是拿出了琵琶，將小女抱在膝上，輕輕柔柔的演奏一曲……。」韶華滔滔不絕的說著，看來真的是很喜歡母親呢。寒珀笑而不語，想不到在父親和母親相遇前，還有這麼一段奇遇。

「阿……失態了……」韶華紅著臉，把頭埋進袖子裡，含糊的細聲問道：「公、公子怎麼稱呼。」

「我是言寒珀，今日能遇見張姑娘實是我三生有幸，姑娘若不介意，改日可來見見我母親？」

「可是如此這般叨擾，小女實在不好意思。」

「張姑娘別就介意，我相信母親一定很樂意見到你。」

「既然公子都這麼說了……。」

韶華的雙頰染上一層紅暈，從腰間取下一串雪白的流蘇。

「這流蘇贈與言公子，望我們緣分長存。」

「這……韶華姑娘，我真的可以收下嗎？」雖然很想要，但我實在是不好意思收下啊。

「言公子不必顧慮這麼多，你就收下吧。」韶華甜甜的笑著。

「多謝，我一定會珍惜的。倒是我今日沒帶什麼出門，兩日後的未時可與我在巢湖附近的桃花林見面？居時我再備禮回贈姑娘。」我有些遲疑，但最終還是鼓起勇氣這麼問道。

「言公子都這麼說了，小女也不再推辭，居時一定赴約。」

得到韶華的允諾，我滿足的笑了，然而還有父親的委託在身，我只好依依不捨的和韶華道別，繼續向目的地走去。

走進森林中，循著陌生又熟悉的道路前進，我將要前去的地方是祭氏一族的部落。祭氏一族和父親已有多年的商業往來，他們用毛皮與父親交換一些日常用品和京城的絲絹，族長待人親切，每次我前去送父親的信函時，族長總會給我一些部落的傳統飾品。那些飾品，大多是由琥珀製成的，族人用銀色的鋁線纏繞琥珀，將琥珀做成能戴在手上的手環等等。上一次我拜訪祭氏部落時，族長贈與我一個琥珀手環，製作者用銀色鋁線纏繞許多琥珀珠子，有的大有小的，好像水珠似的圍成一環。祭氏一族深信，只要帶著琥珀，神明便會保佑你。

轉過幾個彎，繞過一顆巨石，再走過一段雜草叢生的小徑之後，我來到了祭氏部落，然而，不同於往常熱鬧的景象，此時的部落像極了一座空城。原以為是冬天的蕭瑟讓部落顯的沒有生氣，但這裡卻安靜的詭異，第六感提醒我提起警戒，手按著刀柄，一步一步，小心翼翼的前進。詭譎的氣氛不禁令我皺起眉頭，遠處禿鷹的叫聲更是令人毛骨悚然。走了一段路之後，我來到部落的中心，但昔日的光景已不復在，取而代之的是滿地鮮血！

我吃驚的愣在原地，刺鼻的腥味讓我的腦子一片混亂。明明上次來的時候，田裏還結著金黃的麥穗，金盞花開的滿山遍野，然而現在，什麼都不在了！祭氏一族的土地全都染上鮮血！這裡究竟經歷了什麼浩劫？滅村？但是什麼屍首都沒有留下阿！我思考著各種可能性，而這時，我發現廣場中央有一塊鮮明的血色印記。眯起雙眼試著對焦，印記逐漸清晰... ..**是禱杙**！那是禱杙的印記！我聽父親說過，禱杙族總會留下血色的印記，看起來會像是露出兇狠眼神的雙眼。而此時在廣場上那印記，好似族民的淒厲的悲鳴，束縛在那熊熊燃燒血色眼眸，怒視著我.....

我忍不住別開眼，雙眼盈著淚，握著手上的琥珀手環，**那個慈祥的族長已經不在了**，我甚至還記得他送我手環時的笑容和話語... ..。

「這手環會保佑你的，因為我們祭氏一族相信琥珀是山神的禮物，所以帶上它，山神便會一直在你身邊。」

屋梁上的琥珀掛飾還在，但山神還是阻止不了這場悲劇，那些善良的族人們就這麼被染毒的刀槍結束生命。霰雪鳥破空悲啼，明明四周是如此的寒冷與淒絕，我的哀傷卻一滴一滴凝成熱淚... ..。

我絕對不會原諒禱杙，縱使我們素不相識，甚至毫無相干，我仍會一直憎恨著你們
，永遠... ..永遠... ..。

第一章 相遇與分離

與你相遇的這份奇蹟，我永遠都不會忘記... ..

我永遠記得，那是個飄著雪的寒冬。

白雪在風中交織成一片潔白的細網，輕柔的鋪蓋在大地上。北風捲著一片片的雪花颯颯的奔馳著，狠狠地蝥著我凍得發紅的面頰，冷風似針一般紮入布料間的空隙，緊抓著衣領，我忍不住打起哆嗦。佇立於白茫茫的荒野，環顧四週，視野中除了雪白還是雪白。唯有遠處的森林在雪中迷幻的像是海市蜃樓，在晃動的落雪中時而模糊時而清晰，揉了揉雙眼，我甚至不確定正要前去的地方是不是只是雪中的幻影。雪花吻遍我裸露在外的每一吋肌膚，伸著雙手，想要抓住那些結晶，然而晶瑩的片片細雪卻在我手中漸漸融化，所以說美好的事物總是稍瞬即逝，我望著手中殘留的水珠，無奈的甩甩手，呵著氣繼續在廣大的雪地上留下我小小的足跡。

男孩在雪地上踏出的一步步小足跡，馬上又被一陣風撫過，消失無蹤。

今天言寒珀如約的要去找跟自己家裡很要好的外族，小小的手裡拖著兩個布袋子一個裝滿了格式糕點，另一個則是銅幣叮叮噹噹的響著。

北風再度吹拂到言寒珀的臉上，好冷。

想趕快跑到祭氏一族那啊.....好好坐下來暖一下身子，拿了琉璃飾品

就回家好好睡一個回籠覺。,

小男孩搓著手腕上的珠串，通透的琥珀色彷彿在透明的珠子裡頭流轉，銀製的線彎成漂亮的曲線將珠子們嵌在一起，那族長爺爺說這上頭有著神明的力量，能保佑我一生平安。

祭氏一族的琥珀珠子聞名四海八荒，除了渾然天成的美麗色澤，族裡的信仰更是讓這琥珀珠在京城炙手可熱。族裡的長輩總喜歡和孩子們說說那流傳千萬年的傳說，據說好幾個世代之前，祭氏一族連年旱災，每回收成，都只有那少的可憐的幾筐。年復一年，糧倉的食物所剩無幾，族人們絕望之際，架起了祭壇，連著七日祭祀獻舞於神明，水君感念於祭氏一族的虔誠，於是佈下大雨，終於讓祭氏一族喜獲甘霖。在第七日的祭祀過後，水君下凡，將自己最珍愛的琥珀珠子贈與當時的族長，並告訴族人，只要祭氏一族仍保持著這樣的虔誠與謙卑，神明將會持續庇佑他們。自那之後，祭氏一族便有了配戴琉璃珠子的習俗。